

華陽村的轉變

著 呂 蘋



715

445

17

序

這本小冊子，包括了四個短篇，分開來每篇是獨立的，合起來卻又多少有點連貫性，因為故事的背景是同一個地方，人物也都互相有點關涉的緣故。內容是老解放區實施土地改革前後的農村實際情形，作者不過隨便選擇了一個村莊來做代表。因為所講的都是事實，所以寫作時採用了報告的體裁。倘若這本小冊子，能使大家對土改以後華北農村的真相增加一點認識和了解，那麼，作者的願望就算達到了。此外，作者還須特別加以聲明的，就是這裏所寫，雖都是老解放區的土改情形，但對於現行土改法令有所抵觸的部份，已經儘量加以避免，以免讀者誤會。同時對於土地分配的實際情況，各處容有不盡相同的地方，也請讀者不要過分拘泥爲幸！

目錄

生產發家·····	一
窮人翻身·····	一三
地主的覺悟·····	二三
二流子的改造·····	四一

華陽村的轉變

生產發家

華北老解放區裏有一個村莊，叫做華陽村，是一個已經土地改革的村子。

這村子在解放以前，有八十七戶人家，四百六十五口，共有土地一千七百四十八畝八分，百分之八十爲地主所佔有——地主七戶，四十八口，共佔有土地一千四百二十二畝，平均每口佔有二十九畝多。貧農和僱農有五十五戶，三百十九口，卻只佔有土地一百八十三畝，平均每口不足六分。因此，除了十五戶中農和富農的土地夠自種外，所有的貧僱農，都不能不靠租種七戶地主的土地或替七戶地主做長短工來過日子。但是事實上，替地主做長工也罷，做短工也罷，固然養不活家口；就

是租種地主的田，繳了租稅以外，還要繳攤派，付高利，也都所剩無幾，所以農民生產情緒普遍低落，生活永遠不能解決，日子總是過不下去。

自從一九四六年秋，在共產黨和民主政府（按：那時還稱民主政府，現在各地都稱人民政府了。）的領導下，建立起人民自己的政權，實行土地改革，打破了封建地主的壓榨剝削的枷鎖，把土地還給了農民，所有無地少地的貧僱農，每人得到了三畝左右的土地，同時分得了一部份生產資料，便都開始擺脫了饑寒交迫的生活，組織起來積極生產發家，經過三年的大生產運動，生產情緒普遍提高，生產力迅速發展，生產量逐步增加，到去年年底，這村子的農業生產，基本上已超過了戰前的水平。

「這是因為咱們都有了土地，誰也不肯把土地耽誤了的緣故。」村裏一個農民周振林，在今年的春節聯歡會上這樣說。

「對！」另一個農民張玉安表示同意。「從前，生了兒子給老蔣，收了糧食給保長，忙來忙去，都是爲了別人；現在，收了糧食是自己的了，咱們爲什麼不多壟多耕呢！」

張玉安的話是千真萬確的，他本來是個佃農，租了地主而兼僞保長劉洪祥的十畝田，一年忙到頭，收來的糧食不夠繳租稅和還高利；土改以後，一家四口，分得了原種的田，從此，土地是他自己的了，收來的糧食也是他自己的了，於是他發狠多垡多耕，收成便一年比一年加多，就拿麥子來說吧，從前每畝平均只能收九十斤，土改以後，頭一年每畝收九十七斤半，第二年每畝收一百二十三斤，到去年全年他耕了六遍，垡了一窖水草，一窖河泥，平均每畝差不多都施了二十多擔肥料，而且往年種麥都是撒播，去年種麥卻是條播，往年麥田很少耨草，去年他都耨了兩遍，因此收成便增加到每畝一百五十四斤。

但張玉安在這村子裏並不能算特殊人物，種麥用條播不用撒播，前年就有好些人這樣辦了；麥田耨草耨過兩遍到三遍的，大家也已認為平常得很，連劉王氏的小媳婦陳英子都在麥田裏耨過兩遍草，周振林陳金妹兩夫妻則都耨過三遍；把水田改做麥田，耕六遍自然不能算少，但還有劉景春耕過七遍，張勤發耕過八遍；至於垡泥、垡草，垡過一窖、二窖的，已經算不了什麼，村裏農民，從農閑到播種，挑河泥，撩水草，大家都晝夜不停，張勤發甚至垡過三窖；還有其他的積肥和施肥，村

裏老頭子和小孩，一大早起來都忙着去拾糞，年青人則想盡各種方法去造肥，因此往年一般麥田不抓青苗糞，今年大部麥田都上了底溝子糞，苗了青。總之，土改以後，大家都這樣深耕細作，所以田裏的產量也就逐年增加了。去年，麥子每畝像張玉安一樣收到一百五十多斤的，在村裏已經只能算是一種普通記錄，最高要算張勤發，每畝收到一百八十六斤，其次是周振林陳金妹兩夫妻，每畝收到一百七十五斤，還有一個中農叫李貴年的，他在土質很壞的分條的荒灘子田上，想法子弄來一部洋車，多耕多埡，及時下種，每畝居然也收了一百六十七斤。

由於田裏糧食收得多，農民的一般生活自然也跟着大大地改善。往年，村裏除了地主和富農以外，只有九戶中農，每年還可以勉強買點布做件把新衣，現在，逢年逢節，家家戶戶差不多都能夠上城買布，大多數婦女每年都可以添製一兩套自己喜愛的衣裳，小孩子也都有幾件新衣裳穿，在今年春節聯歡會上，那些小孩子都穿得花花綠綠地在那裏跳呀叫的，一點沒有從前的寒儉相了。

但除了吃用以外，村裏絕大多數的農民，還是抱着『生產發家，富了更富』的想頭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生產上，他們只要經濟上一有了可能，便紛紛添製耕畜

和農具，此外也有添製大車、木船等運輸工具的。土改以前，全村只有三十三頭耕畜，現在已經增加到五十六頭；大車已有了三十二輛，車篷都收拾得嶄新，水車有了五十四部，木船有了十五條，車身和船身沒有一處不油得黃亮亮的，比起土改以前來，也都增加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；至於其他的農具，從今年正月初算起，到六月底，單從本村一家鐵舖裏定製的來統計，就有鐵鍬十把，犂五張，鐵耙二十隻，鋤頭、鐮刀等一百多件。

本村的一家鐵舖，是鐵匠徐水根開的，往年，因為生意不大好，總要到外面混幾個月，做點零工，纔能維持，可是如今卻完全不同了，土改以後，這鐵舖的爐火從來沒有熄滅過一天，師徒三人從早打到晚，叮叮噹噹的聲音始終就不曾斷過。過去，他總要隔一兩個月纔趕集去買點材料，如今十天八天就得跑一趟了。直到現在，差不多還每天有人找他：「喂，水根哥，給我打一把鋤頭吧！」

五個木匠也忙得要命，從土改到現在，他們合夥造大車、水車和木船，從來不曾有過一刻空閒，每天起早落夜地趕，人都快累死啦，還是應付不過來，主顧們找上了他們時，常常因為怕交不出貨而被他們回掉，弄得沒法，只好到外面去定造，

但直到現在，他們也始終仍在不可開交地忙着。

正如張勤發所說：「我覺得，土地改革給了咱們許多實際利益，但頂要緊的是教咱們懂得了革命的道理，知道只有共產黨纔是咱們的救命恩人，知道分配土地是給咱們打通了發家的路，要過好日子，還要靠自己去積極勞動生產纔行。」經過土改以後的一般農民，是都能深深地了解這種真理的。

「當然，要發家，一定要靠自己去積極勞動生產，但是，如果大家能夠組織起來，團結互助，那麼，勞動一定會更起勁，生產也一定會更積極，發家豈不是可以發得更好而且更快嗎？」這是村幹部余明同志對張勤發和其他農民說的。

於是，他們在村農會的號召之下，自覺自願地成立了互助組織。

這種互助組織，是根據了等價交換和互助兩利的原則，來從事集體性的組織性的勞動生產，同時根據了人地相宜的原則，來確定不同的互助範圍；是按照各人的勞力程度，進行邊做邊評的記工算工，同時注意『會做什麼就做什麼』，民主評定勞動紀律和勞動制度的。起初，除了幾個積極分子以外，村裏很少有人願意參加這種組織，他們都不習慣於這種集體勞動，情願單獨做；後來，因為參加了的人都能

從互助中解決困難，得到利益，而且比別人更快地脫離貧困，轉向富裕，許多人聽到了並且看清了這種事實，於是都自動要求參加，到如今，村裏已經有了十五個互助小組，每組少的七八人，多的二十幾人，差不多全部有勞動力的男子和一部份年青婦女都參加了，包括了村裏各個階級成份。

實在的，自從互助組織成立以來，對於生產，便起了很大的作用。首先是加快了生產的進度，周振林曾經很興奮地舉了幾個實例。他說：「有了組織，大家互助得好，做起各種生產工作來，就比平常快得多。比方去年夏收，全村三百多畝大麥，本來至少得十多天纔能收完，但咱們只化了六天半工夫；兩百多畝小麥，原打算七天割完，後來五天就完成了；還有我這一組裏一百二十四畝黃豆，只化了四天半就全部搞好，比起往年來，至少要提早了四五天工夫呢。」

「不錯，不錯，」一個現在已經參加勞動生產的覺悟了的地主劉化堂同意周振林的話。「往年，麥子因為拖長時間，常會發熱霉爛，現在大家上勁互助收割，這種毛病可沒有啦。」

於是張勤發也接着說：「可不是？就是插水田秧也不一樣要趕工夫？咱們村子

裏兩百多畝水田，往年你栽你的，我栽我的，少說也得十來天纔能栽完，去年咱們把村子裏會栽秧的都組織了起來，進行互助栽秧，三十一個人分成了兩小組，彼此還互相挑戰，互相競賽，結果，本來計劃七天做好的，只五天便全部完成了。」

其次，有了互助組織，還解決了許多生產上的實際困難。農民王德章想起了一個實例：「前年五六月裏，天乾得要命，麥田越來越難插，可把大家急壞了；如果能把麥田翻一翻底子再插秧，就好比上了一窖肥，可是各家都只能夠零零落落鋤幾塊，有啥用？後來幸虧張勤發和周振林兩個互助小組出動，我也很快地搞了一組，每天一早天剛有點亮，便敲鑼集合下田，你一鋤，我一鋤，幹得可起勁啦！有些田實在插不動，於是扛部水車來拼命車水，麥田一有了水就鬆，就插開啦！這樣，不上十天工夫，村裏五百多畝麥田，絕大部份便都翻了過來，剩下的零數，再由各家分散自己去鋤，那次的事情可真搞得有辦法呢！」

「去年治蟲也不是一樣？要不是互助小組連着三天三夜一個勁兒地捉，田裏的莊稼早該叫那些螞蚱子吃光啦，那裏來這般好收成？」周振林的老婆陳金妹接着說。

再其次，有了互助組織，還可以節省出一部份勞動力來，去另外發展生產，那利益也着實不小。關於這，王德章也舉出了實例說：「去年秋天，咱們一部份人在田裏收割，還有一部份人便上山去打柴，搞副業生產。到了冬天，全村光打柴就賺了三千多萬元，拿這筆錢買了兩輛大車，三匹騾子，大家共同使用，買了十五石糧食備荒，另外每人還分了五萬塊錢呢。」

張勤發接着說：「而且，有了富裕的勞動力，還可以開荒，去年一年，咱們全村就開出了三十多畝荒地來。」

劉景春也接着說：「而且，還可以修井，去年冬天，咱們化了二十三天的時間一百五十個工，修了兩口水井，比早先到河裏挑水吃，來回得走兩里多路，要省事的多的。」

張相生也說：「去年咱們村西開了一條排水溝，也是互助小組節省出人力來做的。」

張玉安也說：「常言道：『栽樹三年不求山。』前年咱們村子裏栽了四百多棵樹，去年清明栽足了一千棵，也都是互助小組的成績呵！」

軍屬馮小泉則報告了另外一件事：「我兒子參軍去了，家裏每年總差三畝多地沒人種，都是互助小組來幫我解決的；他們不但幫了我的忙，也使全村沒有荒掉一分田。」

村西一個困難戶張楊氏接着也吶吶地報告：「我也是，長年身體總是不大好，家裏只有一個小妞兒，啥都不能做，要不是陳金妹大嫂子，同了七八位大姑姑來幫忙，家裏五畝田怎麼栽得成？所以我說，村裏有了這互助組，可真是比啥都好。」這樣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爭說着土改以後的各種令人稱心滿意的事情，可以知道他們心裏是有多麼的喜悅。

總之，華陽村本來是個日趨沒落的農村，富在幾個地主家裏，窮在整個村莊裏邊；自從土改以後，生產發家，村子裏便到處呈現出新氣象，和過去完全不同了。一條從村北通到村南的破碎的石子路，去年已經全部重新鋪過，村外通到鎮上的道路，也加寬了路面，培高了土方，幾座橋樑也都修補好了，這都是全村的農民，利用了農閑的時間，有組織地完成的。

村裏從前沒有學校，土改以後，把關帝廟翻修成了一所小學，裏邊有一個禮堂

和四個教室，全村學齡兒童，不論男女，都在這裏上了學，又附設婦女識字班和成人補習班，此外，文工團和青年學習會等也經常在裏邊活躍着。過去全村只有地主和富農的兒子一共十幾個人識字，現在顛倒過來，全村只有十八個文盲了。農民多半已經會寫信、記帳，有的甚至可以替報紙上寫點最簡單的通訊。

由於農民政治覺悟提高，村裏已經很少有人敬神拜佛了，迷信紙差不多已經完全沒有人燒。家家都掛起了毛主席像，表示深深地忘不了他老人家的大恩情。

農民並且逐漸注意衛生，沿街隨意小便的人，已經絕無僅有，垃圾也不隨便往街上倒了。醫防隊來到村裏，已經大大地受到歡迎：去年種牛痘的只有四十多個孩子，今年增到兩百多人；去年注射防疫針的只有幾個幹部，今年就有了一百六十多人。

村裏從去年冬天起還辦了個合作社，供應日常用品和一部份生產資料，因為價錢低，又省得大家跑鎮上，跑城裏，所以生意經常總是很發達。

往年，農曆一過了年，青年男子不論白天黑夜就開賭，女人多半走娘家。現在，男子天沒有亮就起身去參加互助換工，女人織布、做鞋、紡棉線，誰也不願把

兩手閑着。到了青黃不接的二三月，大家都不必愁沒飯吃了，於是都火辣辣地忙着搞春耕。夏種是最緊張的季節，村裏更找不到一個閑人了。生產發家的思想，在這裏已經普遍地被接受；過了夏天，他們就要迎接秋季的豐收；就是到冬天，也要修橋、補路、興水利、墾荒。總之，勞動生產，各種工作便會一個接着一個來，可真永遠也不會完。

在今年春節聯歡會上，一個貧農徐子祥曾經說：「毛主席太好啦，他不但領導咱們翻身，又派人來督促我們生產，要咱們發家。」一個中農曹福開表示：「毛主席這樣好，咱們只有格外努力生產，來報答他老人家。」還有一個覺悟了的地主楊厚基也說：「想不到生產發家還包括了我們，我們只有在勞動中積極改造自己，來感謝毛主席！」因此全村的人就共同訂出了一個今後的生產發家計劃。現在他們正在以無比的熱情和積極的行動，來向毛主席保證一定要爭取這個計劃的完全實現。

窮人翻身

土改以後，村裏的窮人普遍翻了身。他們有生以來第一次當了土地的主人，個個都以無比的興奮和極大的喜悅，在自己的土地上緊張熱烈地勞動着；這種被土改激發起來的勞動熱情，自然決不是從前那種被剝削的僱傭勞動所能相比，因為，從此再沒有人敢來掠奪他們的勞動果實，他們完全是在爲自己創造『一年比一年好』的生活前途，所以，不到三年的時間，從前那些終年過着『食不果腹』、『衣不蔽體』的生活的貧苦農民，都已達到了豐衣足食的好光景了。

下面便是幾個典型的例子。

有一個農民叫張勤發，他原是指地沒有的貧僱農，早先和他的兩個兄弟都給地主劉洪祥家做長工。雖然他們一年又一年地爲劉洪祥辛勤勞動，替劉洪祥收穫了成

千百石的玉米、高粱、小麥和別的糧食，使劉洪祥一家大小都吃得白白胖胖，穿得漂漂亮亮，可是他們自己卻整年吃不飽，穿不暖，老婆永遠是面黃飢瘦，小兒子整天餓得哇哇哭，六十多歲的母親，冬天都穿不上一條棉褲，擋一擋塞北來的大風寒。現在，這個農民一家已有自己的二十四畝七分地，去年收糧四十五石，除去繳納公糧以外，全家吃到明年秋天都沒有問題，另外還有了一頭牛、一匹騾子和一輛小車，七個人每人都有一條被，已經是冬穿棉衣夏穿單，春秋都有夾衣穿的人家了。

住在張勤發隔壁的一個農民叫周振林，從十一歲就給地主張貴元放豬、看牛，十六歲開始做長工，直到一九四五年，整整三十二年，到頭來沒賺下一畝地、一間房，甚至連老婆也沒娶到一個。當他在張貴元家做長工的時候，一年到頭，除了衣服破爛要回去叫母親縫補一下以外，沒敢進過自家門，可是年終一算帳，張貴元總說他曠工太多，橫扣豎扣，把他的工資扣去了一大半，可憐他一年辛辛苦苦掙來的四石糧食，無緣無故被扣剩了一石多，怎麼樣也養活不了母親。三十六歲那年，他母親終於挨不過凍餓，撒手去了，爲了買口薄皮棺材，向張貴元借了八斗大米，